

第 六 十 回

智武子分军肆敌

阳城三将斗力

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四月，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计，亲统大军，同郑成公伐宋，以鱼石等五大夫为向导，攻下彭城，使鱼石等据之，留下三百乘，屯戍其地。共王谓五大夫曰：“晋方通吴，与楚为难，而彭城乃吴、晋往来之径，今留重兵助汝，进战则可以割宋国之封，退守亦可以绝吴、晋之使，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负寡人之托！”共王归楚。

是冬，宋成公使大夫老佐帅师围彭城，鱼石统戍卒迎战，为老佐所败。楚令尹婴齐闻彭城被围，引兵来救，老佐恃勇轻敌，深入楚军，中箭而亡，婴齐遂进兵侵宋。宋成公大惧，使右师华元至晋告急，韩厥言于悼公曰：“昔文公之伯，自救宋始，兴衰之机，在此一举，不可以不勤也。”乃大发使，征兵于诸侯，悼公亲统大将韩厥、荀偃、栾黶等，先屯兵于台谷。婴齐闻晋兵大至，乃班师归楚。

周简王十四年，悼公帅宋、鲁、卫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八国之兵，进围彭城。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轝车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“鱼石等背君之贼，天理不容！今晋统二十万之众，蹂破孤城，寸草不留。汝等若知顺逆，何不擒逆贼来降？免使无辜被戮。”如此传呼数遍，彭城百姓闻之，皆知鱼石理亏，开门以纳晋师。时楚戍虽众，鱼石等不加优恤，莫肯效力。晋悼公入城，戍卒俱奔散，韩厥擒鱼石，栾黶、荀偃擒鱼府，宋向戌擒向为人、向带，鲁仲孙蔑擒鳞朱，各解到晋悼公处献功。悼公命将五大夫斩首，安置其族于河东壶邱之地，遂移师问罪于郑。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郑，诸侯之师还救宋，因各散归。

是年，周简王崩，世子泄心即位，是为灵王。灵王自始生时，口上便有髭须，故周人谓之髭王。髭王元年夏，郑成公疾笃，谓上卿公子偃曰：“楚君以救郑之故，矢及于目，寡人未之敢忘。寡人死后，诸卿切勿背楚！”嘱罢遂薨。公子棼等奉世子髡顽即位，是为僖公。

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大合诸侯于戚以谋之。鲁大夫仲孙蔑献计曰：“郑地之险，莫如虎牢，且楚、郑相通之要道也。诚筑城设关，留重兵以逼之，郑必从矣。”楚降将巫臣献计曰：“吴与楚一水相通，自臣往岁聘吴，约与攻楚，吴人屡次侵扰楚属，楚人苦之，今莫若更遣一介，导吴伐楚，楚东苦吴兵，安能北与我争郑乎？”晋悼公两从之。时齐灵公亦遣世子光，同上卿崔杼来会所，听晋之命。悼公乃合九路诸侯兵力，大城虎牢，增置墩台，大国抽兵千人，小国五百三百，共守其地。郑僖公果然恐惧，始行成于晋，晋悼公乃还。时中军尉祁奚年七十余矣，告老致政，悼公问曰：“孰可以代卿者？”奚对曰：“莫如解狐。”悼公曰：“闻解狐卿之仇也，何以举之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悼公乃召解狐，未及拜官，狐已病死。悼公复问曰：“解狐之外，更有何人？”奚对曰：“其次莫如午。”悼公曰：“午非卿之子耶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悼公曰：“今中军尉副羊舌职亦死，卿为我并择其代。”奚对曰：“职有二子，曰赤，曰肸，二人皆贤，惟君所用。”悼公从其言，以祁午为中军尉，羊舌赤副之，诸大夫无不悦服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巫臣之子巫狐庸，奉晋侯命，如吴见吴王寿梦，请兵伐楚。寿梦许之，使世子诸樊为将，治兵于江口，早有谍人报入楚国。楚令尹婴齐奏曰：“吴师从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后将复来，不如先期伐之。”共王以为然。婴齐乃大阅舟师，简精卒二万人，由大江袭破鸠兹，遂欲顺流而下，骁将邓廖进曰：“长江水溜，进易退难，小将愿率一军前行，得利则进，失利亦不至于大败。元帅屯兵于郝山矶，相机观变，可以万全。”婴齐然其策，乃选组甲三百人，被练袍者三千人，皆气强力大，一可当十者，大小舟共百艘，一声炮响，船头望东进发。

早有哨船探知鸠兹失事，来报世子诸樊。诸樊曰：“鸠兹既失，楚兵必乘胜东下，宜预备之。”乃使公子夷昧帅舟师数十艘，于东西梁山诱敌；公子馀祭伏兵于采石港。邓廖兵过郝山矶，望梁山有兵船，奋勇前进，夷昧略战，即佯败东走。邓廖追过采石矶，遇诸樊大军，方接战，未十余合，采石港中炮声大振，馀祭伏兵从后夹攻，前后矢发如雨点，邓廖面中三矢，犹拔箭力战，夷昧乘艨艟大舰至，舰上俱精选勇士，以大枪乱捣敌船，船多覆溺，邓廖力尽被执，不屈而死。余军得逃者，惟组甲八十，被练甲者三百人而已。婴齐惧罪，方欲掩败为功，谁知吴世子诸樊乘胜，反进兵袭楚，婴齐大败而回，鸠兹仍复归吴。婴齐羞愤成疾，未至郢都，遂卒。史臣有诗云：

乘车射御教吴人，从此东方起战尘。

组甲成擒名将死，当年错著族巫臣。

共王乃进右尹壬夫为令尹。壬夫赋性贪鄙，索赂于属国。陈成公不能堪，乃使辕侨如请服于晋。晋悼公大合诸侯于鸡泽，再会诸侯于戚，吴子寿梦亦来会好，中国之势大振。楚共王怒失陈国，归罪于壬夫，杀之，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者代为令尹。大阅师徒，出车五百乘伐陈。时陈成公午已薨，世子弱嗣位，是为哀公。惧楚兵威，复归附于楚。

晋悼公闻之大怒，欲起兵与楚争陈，忽报无终国君嘉父，遣大夫孟乐至晋，献虎豹之皮百个，奏言：“山戎诸国，自齐桓公征服，一向平靖，近因燕秦微弱，山戎窥中国无伯，复肆侵掠。寡君闻晋君精明，将绍桓文之业，因此宣晋威德，诸戎情愿受盟，因此寡君遣微臣奉闻，惟赐定夺。”悼公集诸将商议，皆曰：“戎狄无亲，不如伐之。昔者，齐桓公之伯，先定山戎，后征荆楚，正以豺狼之性，非兵威不能制也。”司马魏绛独曰：“不可。今诸侯初合，大业未定，若兴兵伐戎，楚兵必乘虚而生事，诸侯必叛晋而朝楚。夫夷狄，禽兽也，诸侯，兄弟也。今得禽兽而失兄弟，非策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戎可和乎？”魏绛对曰：“和戎之利有五：戎与晋邻，其地多旷，贱土贵货，我以货易土，可以广地，其利一也；侵掠既息，边民得安意耕种，其利二也；以德怀远，兵车不劳，其利三也；戎狄事晋，四邻震动，诸侯畏服，其利四也；我无北顾之忧，得以专意于南方，其利五也。有此五利，君何不从？”悼公大悦，即命魏绛为和戎之使，同孟乐先至无终国，与国王嘉父商议停当。嘉父乃号召山戎诸国，并至无终，歃血定盟：“方今晋侯嗣伯，主盟中华，诸戎愿奉约束，捍卫北方，不侵不叛，各保宁宇。如有背盟，天地不佑！”诸戎受盟，各各欢喜，以土宜献魏绛，绛分毫不受，诸戎相顾曰：“上国使臣，廉洁如此！”倍加敬重。魏绛以盟约回报悼公，悼公大悦。

时楚令尹公子贞已得陈国，又移兵伐郑，因虎牢有重兵戍守，不走汜水一路，却由许国望颍水而来。郑僖公髡顽大惧，集六卿共议。那六卿公子骅字子驪、公子发字子国、公子嘉字子孔三位俱穆公之子，于僖公为叔祖辈；公孙辄字子耳，乃公子去疾之子，公孙蚤字子蛸，乃公子偃之子，公孙舍之字子展，乃公子喜之子，三位俱穆公之孙，袭父爵为卿，为僖公为叔辈。这六卿都是尊行，素执郑政。僖公髡顽心高气傲，不甚加礼，以此君臣积不相能，上卿公子骅尤为凿柄。今日会议之际，僖公主意，欲坚守以待晋救，公子骅开言曰：“谚云‘远水岂能救近火’，不如从楚。”僖公曰：“从楚则晋师又至，何以当之？”公子骅对曰：“晋与楚谁怜我者？我亦何择于二国？惟强者则事之。今后请以牺牲玉帛待于境外，楚来则盟楚，晋来则盟晋，两雄并争必有大屈。强弱既分，吾因择强者而庇民焉，不亦可乎？”僖公不从其计，曰：“如骅言郑朝夕待盟，无宁岁矣！”

欲遣使求援于晋。诸大夫惧违公子骝之意，莫肯往者。僖公发愤自行，是夜宿于驿舍，公子骝使门客伏而刺之，托言暴疾，立其弟嘉为君，是为简公。使人报楚曰：“从晋皆髡顽之意，今髡顽已死，愿听盟罢兵！”楚公子贞受盟而退。

晋悼以闻郑复从楚，乃问于诸大夫曰：“今陈、郑俱叛，伐之何先？”荀 对曰：“陈国小地偏，无益于成败之数，郑为中国之枢，自来图伯，必先服郑。宁失十陈，不可失一郑也。”韩厥曰：“子羽识见明决，能定郑者必此人，臣力衰智耄，愿以中军斧钺让之。”悼公不许，厥坚请不已，乃从之。韩厥告老致政，荀 遂代为中军元帅，统大军伐郑。兵至虎牢，郑人请盟，荀 许之。比及晋师反旆，楚共王亲自伐郑，复取成而归。

悼公大怒，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反覆，兵至则从，兵撤复叛，今欲得其坚附，当用何策？”荀 献计曰：“晋所以不能收郑者，以楚人争之甚力也。今欲收郑，必先敝楚，欲敝楚，必用‘以逸待劳’之策。”悼公曰：“何谓‘以逸待劳’之策？”荀 对曰：“兵不可以数动，数动则疲，诸侯不可以屡勤，屡勤则怨。内疲而外怨，以此御楚，臣未见其胜也。臣请举四军之众，分而为三，将各国亦分派配搭，每次只用一军，更番出入，楚进则我退，楚退则我复进，以我之一军，牵楚之全军，彼求战不得，求息又不得，我无暴骨之凶，彼有道涂之苦，我能亟往，彼不能亟来，如是而楚可疲，郑可固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即命荀 治兵于曲梁，三分四军，定更番之制，荀 登坛出令，坛上竖起一面杏黄色大旆，上写“中军元帅智”。他本荀氏，为何却写“智”字？因荀 、荀偃叔侄同为大将，军中一姓，嫌无分别， 父荀首食采于智，偃父荀庚自晋作三行时，曾为中行将军，故又以智氏、中行氏别之。自此荀 号为智 ，荀偃号为中行偃，军中耳目，就不乱了。这都是荀 的法度。坛下分立三军：第一军，上军元帅荀偃，副将韩起，鲁、曹、邾三国以兵从，中军副将范匄接应；第二军，下军元帅栾黶，副将士魴，齐、滕、薛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上大夫魏颡接应；第三军，新军元帅赵武，副将魏相，宋、卫、邠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下大夫荀会接应。

荀 传令：第一次上军出征，第二次下军出征，第三次新军出征，中军兵将，分配接应，周而复始，但取盟约归报，便算有功，更不许与楚兵交战。公子杨干，乃悼公之同母弟，年方一十九岁，新拜中军戎御之职，血气方刚，未经战阵，闻得治兵伐郑，磨拳擦掌，巴不得独当一队，立刻上前厮杀。不见智 点用，心中一股锐气，按纳不住，遂自请为先锋，愿效死力。智 曰：“吾今日分军之计，只要速进速退，不以战胜为功。分派已定，小将军虽勇，无所用之。”杨干固请自效，荀 曰：“既小将军坚请，权于荀大夫部下接应新军。”杨干又道：“新军派在

第三次出征，等待不及，求拨在第一军部下。”智 不从。杨干恃自家是晋侯亲弟，径将本部车卒，自成一队，列于中军副将范匄之后。司马魏绛奉将令整肃行伍，见杨干越次成列，即鸣鼓告于众曰：“杨干故违将令，乱了行伍之序，论军法本该斩首，念是晋侯亲弟，姑将仆御代戮，以肃军政。”即命军校擒其御车之人斩之，悬首坛下，军中肃然。

杨干素骄傲自恣，不知军法；见御人被戮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十分惧怕中，又带了三分羞，三分恼，当下驾车驰出军营，径奔晋悼公之前，哭拜于地，诉说魏绛如此欺负人，无颜见诸将之面。悼公爱弟之心，不暇致详，遂怫然大怒曰：“魏绛辱寡人之弟，如辱寡人，必杀魏绛，不可纵也！”乃召中军尉副羊舌职往取魏绛。羊舌职入宫见悼公曰：“绛志节之士，有事不避难，有罪不避刑，军事已毕，必当自来谢罪，不须臣往。”顷刻间，魏绛果至，右手仗剑，左手执书，将入朝待罪。至午门，闻悼公欲使人取己，遂以书付仆人，令其申奏，便欲伏剑而死。只见两位官员，喘吁吁的奔至，乃是下军副将士魴、主候大夫张老。见绛欲自刎，忙夺其剑曰：“某等闻司马入朝，必为杨公子之事，所以急趋而至，欲合词稟闻主公。不识司马为何轻生如此？”魏绛具说晋侯召羊舌大夫之意，二人曰：“此乃国家公事，司马奉法无私，何必自丧其身？不须令仆上书，某等愿代为启奏。”三人同至宫门，士魴、张老先入，请见悼公，呈上魏绛之书。悼公启而览之，略云：

“君不以臣为不肖，使承中军司马之乏。臣闻：‘三军之命，系于元帅；元帅之权，在乎命令。’有令不遵，有命不用，此河曲之所以无功，邲城之所以致败也。臣戮不用命者，以尽司马之职。臣自知上触介弟，罪当万死！请伏剑于君侧，以明君侯亲亲之谊。”

悼公读罢其书，急问士魴、张老曰：“魏绛安在？”魴等答曰：“绛惧罪欲自杀，臣等力止之，见在宫门待罪！”悼公悚然起席，不暇穿履，遂跣足步出宫门，执魏绛之手，曰：“寡人之言，兄弟之情也；子之所行，军旅之事也。寡人不能教训其弟，以犯军刑，过在寡人，于卿无与，卿速就职。”羊舌职在旁大声曰：“君已恕绛无罪，绛宜退！”魏绛乃叩谢不杀之恩。羊舌职与士魴、张老，同时稽首称贺曰：“君有奉法之臣如此，何患伯业不就？”四人辞悼公一齐出朝。悼公回宫，大骂杨干：“不知礼法，几陷寡人于过，杀吾爱将！”使内侍押往公族大夫韩无忌处，学礼三月，方许相见。杨干含羞郁郁而去。髯翁有诗云：

军法无亲敢乱行，中军司马面如霜。

悼公伯志方磨厉，肯使忠臣剑下亡？

智 定分军之令，方欲伐郑，廷臣传报：“宋国有文书到来。”悼公取览，乃

是楚、郑二国相比，屡屡兴兵，侵掠宋境，以偃阳为东道，以此告急。上军元帅荀偃请曰：“楚得陈、郑而复侵宋，意在与晋争伯也。偃阳为楚伐宋之道，若兴师先向偃阳，可一鼓而下，前彭城之围，宋向戌有功，因封之以为附庸，使断楚道，亦一策也。”智 曰：“偃阳虽小，其城甚固，若围而不下，必为诸侯所笑。”中军副将士句曰：“彭城之役，我方伐郑，楚则侵宋以救之。虎牢之役，我方平郑，楚又侵宋以报之。今欲得郑，非先为固宋之谋不可，偃言是也。”荀 曰：“二子能料偃阳必可灭乎？”荀偃、士偃同声应曰：“都在小将二人身上，如若不能成功，甘当军令！”悼公曰：“伯游倡之，伯瑕助之，何忧事不济乎？”乃发第一军往攻偃阳，鲁、曹、邾三国皆以兵从，偃阳大夫圉斑献计曰：“鲁师营于北门，我伪启门出战，其师必入攻，俟其半入，下悬门以截之。鲁败，则曹、邾必惧，而晋之锐气亦挫矣。”偃阳子用其计。

却说鲁将孟孙蔑率其部将叔梁纥、秦蕘父、狄 弥等攻北门，只见悬门不闭，蕘父同 弥恃勇先进，叔梁纥继之。忽闻城上豁喇一声，将悬门当著叔梁纥头顶上放将下来，纥即投戈于地，举双手把悬门轻轻托起，后军就鸣金起来。

蕘父、 弥二将，恐后队有变，急忙回身，城内鼓角大振，圉斑引著大队人车，尾后追逐。望见一大汉，手托悬门，以出军将，圉斑大骇，想道：“这悬门自上放下，不是千斤力气，怎抬得住？若闯出去，反被他将门放下，可不利害！”且自停车观望。叔梁纥待晋军退尽，大叫道：“鲁国有名上将叔梁纥在此！有人要出城的，趁我不曾放手，快些出去！”城中无人敢应。圉斑弯弓搭箭，方欲射之，叔梁纥把双手一掀，就势撒开，那悬门便落了闸口。纥回至本营，谓蕘父、 弥曰：“二位将军之命，悬于我之两腕也。”蕘父曰：“若非鸣金，吾等已杀入偃阳城，成其大功矣。” 弥曰：“只看明日，我要独攻偃阳，显得鲁人本事。”

至次日，孟孙蔑整队向城上搦战，每百人为一队。狄 弥曰：“我不要人帮助，只单身自当一队足矣。”乃取大车轮一个，以坚甲蒙之，紧紧束缚，左手执以为橹，右握大戟，跳跃如飞。偃阳城上，望见鲁将施逞勇力，乃悬布于城下，叫曰：“我引汝登城，谁人敢登，方见真勇。”言犹未已，鲁军队中一将出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此将乃秦蕘父也。即以手牵布，左右更换，须臾盘至城堞。偃阳人以刀割断其布，蕘父从半空中蹋将下来，偃阳城高数仞，若是别人，这一跌，纵然不死，也是重伤，蕘父全然不觉。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再敢登么？”蕘父又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手借布力，腾身复上，又被偃阳人断布扑地，又一大跌。才爬起来，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还敢不敢？”蕘父声愈厉，答曰：“不敢不算好汉！”挽布如前。偃阳人看见蕘父再坠再登，全无畏惧，倒著了忙，急割布时，已被蕘父捞著

一人，望城下一摔，跌个半熟，董父亦随布坠下，反向城上叫道：“你还敢悬布否？”城上应曰：“已知将军神勇，不敢复悬矣。”董父遂取断布三截，遍示诸队，众人无不吐舌。孟孙蔑叹曰：“诗云：‘有力如虎。’此三将足当之矣！”坛斑见鲁将凶猛，一个赛一个，遂不敢出战，吩咐军民竭力固守，各军自夏四月丙寅日围起，至五月庚寅，凡二十四日，攻者已倦，应者有余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中惊恐不安，荀偃、士匄虑水患生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 ，欲求班师。不知智 肯听从否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